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三十九

後學桂林陳弘謀重訂

章奏二十二

言賑贍流民劄子

治平四年六月十七日

臣竊見朝廷差官支撥粳米於永泰等門遇有河北路

流民逐熟經過即大人每人支與米一斗小人支與米

五升仰子細告諭在京難以住泊令速往近便豐熟州

軍存活者臣竊思之如此處置欲以爲恤民之名掩人

耳目則可矣其實恐有損無益何以言之鄙者或聞河

北有人訛傳京師散米者民遂繯負南來今若實差官

散米恐河北飢民聞之未流移者因茲誘引皆來入京

京師之米有限而河北流民無窮既而無米可給則不

免聚而餓死如前年許潁二州是也今禾苗旣傷於旱

蝗蝻日益滋生秋田豐歉殊未可知一斗五升之米止

可延數日之命豈能濟其饑饉之厄哉凡民之情見利

則趨之見害則避之若京師可以住泊雖驅之亦不肯

去若外州可以存活雖留之亦不肯止固非數人口舌

所能告諭故臣以爲有損無益也臣聞民之本性懷土

重遷豈樂去其鄉里捨其親戚棄其邱壟流離道路乞

丐於人哉但以豐稔之歲粒米狼戾公家旣不肯收糴

私家又不敢積蓄所收之穀隨手糜散春指夏熟夏望

秋成上下偷安莫爲久計是以稍遇水旱蝻螟則糶糧

傳家集卷三十九 章奏二十二

一

京師之米有限而河北流民無窮既而無米可給則不
免聚而餓死如前年許潁二州是也今禾苗旣傷於旱
蝗蝻日益滋生秋田豐歉殊未可知一斗五升之米止
可延數日之命豈能濟其饑饉之厄哉凡民之情見利
則趨之見害則避之若京師可以住泊雖驅之亦不肯
去若外州可以存活雖留之亦不肯止固非數人口舌
所能告諭故臣以爲有損無益也臣聞民之本性懷土
重遷豈樂去其鄉里捨其親戚棄其邱壟流離道路乞
丐於人哉但以豐稔之歲粒米狼戾公家旣不肯收糴
私家又不敢積蓄所收之穀隨手糜散春指夏熟夏望
秋成上下偷安莫爲久計是以稍遇水旱蝻螟則糶糧

已絕公私索然無以相救仰食縣官既不能周假貸富
室又無所得此乃失在於無事之時不在於凶荒之年
也加之監司守宰多不得人視民之窮曾無矜憫增無
名之賦興不急之役吏緣爲姦蠹弊百出民搏手計窮
無以爲生則不免有四方之志矣意謂他處必有饒樂
之鄉仁惠之政可以安居遂伐其桑棗撤其廬舍殺其
耕牛委其良田累世之業一朝破之相攜就道若所詣
之處復無所依使之進退失望彼老弱不轉死溝壑壯
者不起爲盜賊將安歸乎是以聖王之政使民安其土
樂其業自生至死莫有離散之心爲此之要在於得人
以臣愚見莫若謹擇公正之人爲河北監司使之察災
傷州縣守宰不勝任者易之然後多方那融斛斗各使
賑濟本州縣之民若斛斗數少不能周徧者且須救土
著農民各據版籍先從下等次第賑濟則所給有限可
以豫約矣若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曆聽其舉貸量出
利息候豐熟日官爲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誑誘則將來
百姓爭務蓄積矣如此饑民知有可生之路自然不棄
舊業浮遊外鄉居者旣安則行者思返若縣縣皆然豈
得復有流民哉臣前曾上言王者以天下爲家不可使
惻隱之心止於目前而已此特河北流民路過京師者
耳竊聞其他災傷之處流民亦爲不少若臣言可采伏
望聖慈依此行之

言施行封事上殿劄子

治平四年六月十七日上

臣伏以大舜舉賢敷納以言明試以功漢武帝詳延特起之士待以不次之位終獲其用威加胡越真宗皇帝總覽羣臣章奏用其言而顯其身以成咸平景德之治凡察言所以知人知人所以立政自古及今其道一也今陛下即政之初首開言路令中外臣民皆得上封事海內欣欣咸畢精竭思以承休德若於此際能采其嘉謀舉其賢材而用之則太平之基可指日而望也若徒備外飾廢其言而不用棄其人而不取則天下頽弊之事當何時而振起乎臣與張方平先受詔詳定中外所上封事雖已盡心料簡合於義理可施行者一一奏聞

傳家集卷三十九

章奏三十一

三

更望陛下擇其精者決自聖意必令行之其有識慮稍出於衆者願陛下特賜召對面加詢訪考其虛實果有可采密籍姓名遇有差遣隨材授任俟其實有顯效然後可以不次拔擢如此則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矣

言高居簡劄子

治平四年六月十一日上

臣聞古人有言堂上不糞則郊草不贍曠芸言近者不治則不暇及遠也竊見勾當御藥院高居簡資性姦回工讒善佞久處近職罪惡甚多臣謹按祖宗舊制勾當御藥院官至內殿崇班以上即須出外蓋以日月寢久官資稍高則防其憑恃威靈竊弄權柄遠鑒漢唐之禍深為子孫之慮故也陛下即位之初內臣以覃恩遷官

者盡補外職獨留御藥院四人天下首以此一事譏陛下之失况居簡於衆人之中最爲狡猾而陛下特加寵信待以腹心中外指目大玷聖德臣職在繩糾不敢不言伏望聖慈遵祖宗令典應勾當御藥院官至崇班以上者盡授以向外差遣其高居簡乞遠加竄逐以解天下之惑

言高居簡第二劄子

臣近曾上言勾當御藥院高居簡工讒善佞乞遠加竄逐未蒙施行昔周公以立政戒成王至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亦皆擇人穆王命伯冏爲大僕正曰昔在文武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又曰慎簡乃僚

傳家集卷三十九 章奏二十二

四

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自古聖帝明王雖左右小臣未嘗不謹擇端良之人以自防逸豫之生也况陛下嗣膺寶命聖德惟新善惡興衰於此乎分而使讒佞如居簡者旦夕常在左右又寵而信之此乃異日禍亂之根腹心之疾也臣職在去邪不敢不再三上言伏望聖明依祖宗舊制應勾當御藥院官至崇班以上者並令出外其高居簡仍乞遠加竄逐

言高居簡第三上殿劄子

臣近曾兩次上言勾當御藥院高居簡工讒善佞乞遠加竄逐至今不蒙降出施行居簡頃在先朝已竊弄權

柄依憑城社玷辱聖明物論洶洶切齒側目及陛下繼
統必謂首行誅竄以警邪臣不意居簡狡猾多端先自
結於陛下使陛下寵愛信任更過於先帝之時朝廷公
忠之士無不憤懣深爲陛下惜之方今內侍之臣小心
謹慎可以備陛下左右使令者何可勝數陛下足以擇
而用之何必違祖宗舊典負天下譏謗獨保護居簡堅
如金石臣竊惑之伏望聖慈取臺諫官前後所言居簡
文字盡付所司明治其罪以彰至公之義順合衆心其
餘勾當御藥院者亦乞遵舊制官至內殿崇班以上並
授以向外差遣

言高居簡第四劄子

傳家集卷三十九章奏二十二

五

臣累日前上殿言勾當御藥院高居簡自先帝時竊弄
權柄陛下復寵而信之大爲聖德之累乞治其罪陛下
許臣送樞密院施行至今未聞有指揮不知居簡以何
道結陛下能如此之深也居簡所能止於讒佞者不
過巧言令色希意迎合快人主之欲以市其權使人主
溺於荒宴而不自知也讒者不過離人君臣間人骨肉
惑人主之心以固其恩使人主陷於傾危而不自寤也
有是二者又可近乎彘使陛下即位歲久功業已成而
有讒佞之臣始得幸天下有識者猶當寒心何則知其
必爲禍亂之階也況今初承大統當銳精求治之時而
遽留居簡於左右仍加寵信根蒂已牢則異日之憂可

勝道哉此臣所以不避死亡而必當力爭者也或聞陛下欲待居簡自求引退然後遣去臣誠慙愚未曉所謂若國之大臣者年有德聞望素高一且偶有小失未爲外人所知陛下務存終始使自引去以全其名則可矣其挾姦作慝者猶宜明正刑書况居簡閨闈小臣罪惡盈積所宜肆諸市朝宣示四方以戒儉人而尚足爲之隱乎且居簡姦邪播聞遠近陛下今日雖爲之隱天下耳目庸可蔽乎此居簡所以能爲惡者以其自託宮禁譬如狐鼠依憑城社彼惟恐離去左右豈肯自陳求退乎伏望陛下盡出羣臣前後所言居簡事狀送居簡付所司明治其罪以彰至公之道

傳家集卷三十九

章奏三十二

六

言高居簡第五上殿劄子

當日罷居簡御藥院除供備庫使

臣聞邪正不可同朝猶冰炭不可同器陛下不知臣不肖使待罪御史中丞臣四次上言勾當御藥院高居簡工讒善佞不宜寵信置於左右所言無取不蒙省錄臣實無顏尚居風憲若陛下以臣爲拙直則居簡爲姦邪若以居簡爲忠良則臣爲讒慝臣與居簡勢難兩留况臣守官京師十有一年自先帝時累曾陳乞外任伏望聖慈罷臣御史中丞除一外任差遣

言王中正劄子

治平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臣伏見陛下前者盡罷寄資內臣高居簡等令補外官中外欣然無不稱頌聖德尋聞復留陳承禮劉有方二

人又以王中正勾當御藥院衆頗失望臣竊惟祖宗之意以御藥一職最爲親密過供奉官以上輒令罷去者迺以防微杜漸貽謀萬世憂深思遠誠自古帝王之所不及子孫所宜謹守不可失墜者也近歲以來左右之臣旣戀權勢又貪祿位遂求闇理資序豫支俸給名曰寄資以欺誑外人此豈祖宗之意邪今陛下欲振舉紀綱一新治道必當革去久弊一遵正法夫法如隄防常應完固迺得無患一有蟻壤泄之則漸致潰敗不可復救近習之臣朝夕在側因緣祈恩無有窮極不以祖宗舊法制之恐陛下他日亦將厭之也况王中正素聞姦猾頗好招權今處之要職是去一居簡得一居簡也伏望陛下依前降指揮盡罷寄資者令補外官以成聖德之美別擇內供奉以下樸直廉謹者使勾當御藥院以存祖宗之法

言王中正第二劄子

臣竊聞陛下好令內臣采訪外事及問以羣臣能否臣愚竊以爲非宜陛下內有兩府兩制臺諫外有提轉牧守皆腹心耳目股肱之臣也陛下誠能精擇其人使之各舉其職薦舉賢能糾案姦慝論政事得失迷民間利病皆令列於奏牘明白啓陳其有尸祿偷安及挾私欺罔者小則罪黜大則誅竄誰敢不盡公竭誠以承休德如此則天下之事猶一堂之上陛下何患於不知哉今

若深處九重之內詢於近習之臣采道聽塗說之言納
曲躬附耳之奏不驗虛實即行賞罰臣恐讒邪得以逞
其愛憎而陛下為之受其譏謗也近聞王中正差往陝
西勾當公事有知涇州劉渙等曲加諂奉廊延路鈐轄
吳舜臣違失其意俄而渙等進擢舜臣降黜眾人皆言
中正所為審或如此則是中正弄權已有明驗今陛下
又置之肘腋委以腹心臣恐天下之人將重足一迹而
畏之輿金輦璧而奉之矣外議又言山陵禮畢韓琦必
求引退兩府當有遷補臣竊慮兩制以上萬一有無廉
恥之人或陰結此屬以求進用夫以堯之聰明咨於四
岳衆言僉同然後用人猶失之于鯨况可決近習之口
乎凡公忠正直之士必不肯借譽左右以求自售齊威
王所以賞即墨大夫而烹阿大夫正謂此也昔漢唐之
衰宦官所以能壞亂綱紀傾覆國家者皆由人主與之
謀議幃幄進退羣臣故也此乃治亂安危之本不可不
察伏望聖慈詳思臣言凡欲知天下之事當詢訪外廷
之臣其王中正不可令勾當御藥院或姦佞之臣豫設
機謀以經營兩府者必不可用則天下幸甚

言王中正第三劄子

臣伏奉手詔節文問王中正等事得之於何人可密奏
來臣以非才誤受陛下聖知擢為御史中丞惟懼曠職
孤忝大恩每與賓客語言無不詢訪時事稍有毫髮裨

益盛德率皆奏陳此事臣得之於賓客前後非止一人誠恐玷累公朝所以有此論述中正有無此事惟陛下可以知之臣在闕門之外何由知其虛實若其果有此事陛下得以為戒若其無有臣敢避妄言之辜但外人有此議論臣不敢不令陛下知之萬一有益聖明皆微臣之幸也

言石椁劄子

治平四年九月八日上

臣伏見永厚陵皇堂卷蓋石四重其二重並寄於枋木之上陛下孝心深遠以為異日枋木終歸朽腐石若墮墜於椁宮非便發自聖謀欲為石椁其修奉山陵都護宋守約鈐轄張若水以策非已出百端沮難苟欲修飾

傳家集卷三十九

章奏三十一

九

目前自營私計不為椁宮萬世之慮為人臣子不忠如此乃敢令石匠作頭供狀稱八月二十七日進入椁宮後連夜造作計二十四時辰了畢如蒙別差人定奪却不依今來所定時辰先得了當甘軍令不辭公列奏牘誑惑朝廷是致掩閉皇堂及虞祭并木主到京之日皆曾改移臣昨充山陵儀仗使目睹內臣黃懷信用夷牀澀牀等下椁宮數刻之間安厝已畢乃知守約若水等欺罔聰明輕侮邦憲若不懲戒則不公挾詐之人將何所忌憚伏望陛下治守約若水等罪嚴行責降若升祔畢有赦守約若水等緣修奉山陵得罪特乞不原其黃懷信等宜優與酬獎貴使賞罰明白人知聳畏

辭賜金劄子

治平四年七月二十日上

臣先奉勅充山陵儀仗使已蒙聖恩賜絹一百匹錢二百貫文充盤纏於今月二十九日又降中使賜臣箔金五十兩并銀合重三十兩臣不敢仰違詔旨雖已奏謝訖然竊聞嘉祐八年永昭陵時不曾有此例私心惶恐深不自安臣聞人君不行無功之賞則羣下勸人臣不受非分之賜則廉恥立今臣等雖備位五使猶在京城跬步之勞亦未嘗有以何勲效再受重賜况臣職在執憲當抑絕僥倖而身自為之將何以糾正他人其箔金并銀合伏望聖慈許令回納入庫庶使下臣有以自容

辭賜金第二劄子

治平四年八月二日上

傳家集卷三十九章奏三

十

臣前日蒙恩賜金五十兩并銀合臣以所賜過厚尋聞永昭陵禮儀使范鎮知舊例所無不敢當受遂具奏陳乞許令回納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宣諭令受臣上荷恩遇至深至重螻蟻微命不足為報愧懼流汗無所容措然臣竊聞昔韓昭侯有敝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仁君也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嘔一笑嘔有為嘔笑有為笑今袴豈特嘔笑哉吾必待有功者彼一敝袴猶不可以與無功之人况數十兩之金乎魏太祖之為政有功宜賞不吝千金無功妄施分毫不與我太祖太宗之御臣下亦然故能驅駕英豪光啓大業夫明主之不妄賞賜非吝之也誠以賜一無功則天下無

功之人皆有微覲之心有功之人皆懷怨望故也借使一人有功而人主賜之一金無功者不得其有功者必喜何則衆人不得而我獨得之是人主知我之功也其榮多矣如是則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雖使之赴湯火猶將甘而樂之若有功者賜千金無功者亦賜千金其有功者必不悅何則彼無功而我與之鈞是人主待我無以異於彼也其辱深矣如是則有功者莫不解體誰肯竭其智力觸冒死亡以徇國家之急哉故官爵金帛者人主所以鼓舞羣情使之奔走左右而不自知者也然則明主愛一嘖一笑豈爲過論哉仁宗皇帝天性寬仁承累世餘烈府庫充實身雖節儉而好施於人羣

臣左右貪求無厭賜予之例因茲寔廣府庫之積日益減耗不幸又於五年之中再遭大喪左藏內藏奉宸等庫率皆空竭當此之時舊例所有猶宜鑄減以救其弊况可以例外橫賜無功之人乎且陛下以國用不足之故永厚陵猶遵遺制比永昭陵事事裁減而所賜羣臣之物乃更多於永昭陵之時臣雖小人貪昧財賄揣循此理能自安乎此臣所以夙夜憂惶無以自處者也况府庫之物迺天下萬民之物也自非有功於民者皆不宜得之臣所以仰違詔命堅辭賜物至於再三者非自以飾小廉也迺欲助陛下成治道也伏望聖慈察其誠懇依臣所奏許令將所賜金并銀合回納入庫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三十九

附學教授浦起龍校字

傳家集卷三十九章奏十一

十一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四十

後學桂林陳弘謀重訂

章奏二十三

議謀殺已傷案問欲舉而自首狀

知登州許遵奏婦人阿云

於母服內與韋阿大定婚成親後嫌韋阿大夜間就田中用刀斫傷縣尉令弓手勾到阿云問是你斫傷本夫實道來不打你阿云遂具實招通合作案問欲舉減二等大理寺不合作謀殺已傷絞罪斷遣下刑部定得大理寺允當遵不服詔下光與王安石定奪安石以爲遵議是後朝廷竟從安石議

右臣竊以爲凡議法者當先原立法之意然後可以斷獄竊詳律文其於人損傷不在自首之例注云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所謂因犯

傳家集卷早

章奏二十二

一

殺傷者因犯他罪本無殺傷之意事不得已致有殺傷除爲盜之外如劫囚略賣人之類皆是也律意蓋以於人損傷旣不得首恐有別因餘罪而殺傷人者有司執文并其餘罪亦不許首故特加申明云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然殺傷之中自有兩等輕重不同其處心積慮巧詐百端掩人不備者則謂之謀直情徑行略無顧慮公然殺害者則謂之故謀者尤重故者差輕今此人因犯他罪致殺傷人他罪雖得首原殺傷不在首例若從謀殺則太重若從鬪殺則太輕故酌中令從故殺傷法也其直犯殺傷更無他罪者惟未傷則可首但係已傷皆不可首也今許遵欲將謀之與殺分爲

兩事按謀殺故殺皆是殺人若將謀之與殺分爲兩事則故之與殺亦是兩事也且律稱得免所因之罪彼劫囚略人皆是已有所犯因而又殺傷人故劫略可首而殺傷不原若平常謀慮不爲殺人當有何罪可得首免以此知謀字止因殺字生文不得別爲所因之罪也若以劫鬪與謀皆爲所因之罪從故殺傷法則是鬪傷自首反得加罪一等也遵所引蘇州洪祚斷例案律疏云假有因盜故殺傷人而自首者盜罪得免故殺傷罪仍科疏旣指言故殺傷人則是因盜謀殺傷人者自從謀法當時法官誤斷不可用例破條遵又引編勅謀殺人傷與不傷罪不至死者並奏取勅裁以爲謀殺已傷而

罪不至死者即是自首之人按尊長謀殺卑幼之類皆是已傷而罪不至死不必因首也遵又引律疏問答條云謀殺凡人乃云是舅又云謀殺之罪首盡顯是謀殺許令自首案彼皆謂謀而未傷方得首免若其已傷何由可首凡議罪制刑當使重輕有敘今若使謀殺已傷者得自首從故殺傷法假有甲乙二人甲因鬪毆人鼻中血出旣而自首猶科杖六十罪乙有怨讎欲致其人於死地暮夜伺便推落河井偶得不死又不見血若來自首止科杖七十罪二人所犯絕殊而得罪相埒果然如此豈不長姦况阿云嫌夫醜陋親執腰刀就田野中因其睡寐斫近十刀斷其一指初不陳首直至官司執

錄將行拷捶勢不獲已方肯招承情理如此有何可憫
朝廷貸命編管已是寬恩而遵更稽留不斷爲之伸理
欲令天下今後有似此之類並作減二等斷遣竊恐不
足勸善而無以懲惡開巧僞之路長賊殺之原茲邪得
志良民受弊非法之善者也臣愚以爲大理寺刑部所
定已得允當難從許遵所奏作案問欲舉減等而科今
來與王安石各有所見難以同共定奪伏乞朝廷特賜
裁酌施行

議貢舉狀

熙寧二年
五月上

臣准御史臺牒准勅節文天下學校貢舉之法宜令兩
府兩省待制以上御史臺三司三館臣僚各限一月具

傳家集卷四

章奏二十二

三

議狀聞奏者臣聞詩云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言欲立
強於天下者無如得人得人而任之以事則四方斯順
之矣臣惟取士之弊自古始以來未有若近世之甚者
也何以言之自三代以前其取士無不以德爲本而未
嘗專貴文辭也漢氏始置茂才孝廉等科皆命公卿大
夫州郡舉有經術德行者策試以治道然後官之故其
風俗敦尚名節降及末世雖政衰於上而俗清於下由
取士之術素加獎厲故也魏晉以降貴通才而賤守節
習尚浮華舊俗益敗然所舉秀孝猶以經術取之州郡
皆置中正以品其才行一言一動之失或終身爲累士
猶兢兢不敢自放隋始置進士唐益以明經等科而秀

孝遂絕止有進士明經二科皆自投牒求試不復使人
察舉矣進士初但試策及長安神龍之際加試詩賦於
是進士專尚屬辭不本經術而明經止於誦書不識義
理至於德行則不復誰何自是以來儒雅之風日益頹
壞為士者狂躁險薄無所不為積日既久不勝其弊於
是又設謄錄封彌之法蓋朝廷苦其難制而有司急於
自營也夫欲搜羅海內之賢俊而掩其姓名以考之雖
有頽閱之德苟不能為賦詩論策則不免於遭擯棄為
窮人雖有跼蹐之行苟善為賦詩論策則不害於取高
第為美官臣故曰取士之弊自古始以來未有若近世
之甚者非虛言也今幸遇陛下聖明心知貢舉之極弊

慨然發憤深詔羣臣使得博議利病更立新規是千載
一時也議者或曰古人鄉舉里選今欲知士之德行宜
委知州知縣者采察其實保而薦之臣獨以為不然古
者分地建國自卿大夫士皆以其國人為之猶患處士
之德行不可得而詳也故又擇其鄉之賢者使為閭胥
比長自幼及長朝夕察其所為然後士之德行美惡莫
得而隱也今夫知州知縣雜四海九州之人遠者三歲
而更近者數月而更或初到官即遇科場遽責之知所
部士人之德行誠亦難矣又應開封府舉者常不減數
千人而開封府獄訟之繁知府者自旦至暮耳不暇聽
目不暇視又有餘裕可使之察數千人之德行乎議者

又曰宜去封彌謄錄委有司考其文辭參以行實而取之臣獨以爲不然夫士之德行知州縣者尚不能知而有司居京師一旦集天下之士獨以何術知之其術不過以衆人之毀譽決之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夫衆之毀譽庸詎足以盡其實乎必如是行之臣見其愛憎互起毀譽交作請託公行賄賂上流謗讟並興獄訟不息將紛然殽亂朝廷必厭苦之而復用封彌謄錄矣夫封彌謄錄固爲此數者而設之也譬猶築防以鄣洚水也今不絕其源而徒去其防則橫流之患愈不可救矣臣雖至愚平生固嘗竭其思慮欲以少救其弊今敢陳二策乞陛下俯加裁擇臣聞上之所爲下

之所歸也國家從來以賦詩論策取人不問德行故士之求仕進者日夜孜孜專以習賦詩論策爲事惟恐不能勝人父教其子兄勉其弟不是過也今若更以德行取人則士之力於德行亦猶是也誠風化清濁之原歷代訛謬而不寤必待聖朝然後正之者也夫德行修之於心藏之於身雖家人有所不知况於鄉黨况於州縣况於朝廷將何從知之故必待明哲公正之臣知而舉之然後四海之士皆可得而官使也然舉薦之法旣行則干求屬請誠所不能無也要在所舉非其人者國家以嚴法繩之勿加恩貸則苟且徇私之人皆知懼矣且國家旣以德行取士則彼貪猾輕躁之人依附權要枉

道求進者皆爲清議所貶見棄於時雖有舉者必不多矣臣愚欲乞今後應係舉人令升朝官以上歲舉一人提點刑獄以上差遣者歲舉二人諫議大夫或待制以上歲舉三人不以所部非所部鄉里非鄉里除自己親戚及曾犯真刑或私罪情理重曾經罰贖及不孝不友盜竊淫亂明有迹狀者不得舉外其餘皆得舉之仍於舉狀內明言臣今保舉某州某科某人有學術節行乞賜召試若舉狀旣上之後却有前後諸般違礙事發其舉主並依律文貢舉非其人分故失從公私罪定斷受贓而舉者以枉法論其舉狀逐時送下禮部貢院置簿記錄若應舉人而不舉者歲終委貢院勘會姓名聞奏

乞嚴加朝典每過三年一開貢舉委貢院截自詔下之

日勘會選擇舉主最多者從上取之舉主數同則以舉爲次其舉主曾有贓罪及見停開身亡或在台舉人數外者並不使倍於每次科場南省

奏名人數具姓名聞奏乞下本貫發遣赴闕其本貫更

不考試即具申狀解送赴貢院仍出公憑給付逐人令

赴貢院照會限十一月內取齊十二月內引見正月內

委貢院考試其試官或朝廷臨時添差進士試經義策三道子史策

三道時務策三道更不試賦詩及論明經及九經等諸

科試本經及論語孝經大義共四十道明經加試時務

策三道其帖經墨義一切皆不試對策及大義但取義

理優長不取文辭華巧唯所對經史乖僻時務疎闊者

即行黜落其奏名人數並依科場舊制

若合格者少不滿舊數亦聽

至御試時進士明經各試時務策一道九經等諸科試本經大義十道所有名字高下並只以舉主多者為上舉主數同則以舉狀到省月日先後為次其舉人所納家狀及授官後吏部所給告身並須開坐元初舉主人數姓名若及第後犯私罪情理重及贓罪其舉主並減一等坐之未及第者減三等皆不以去官及赦原如此則羣臣不敢挾私妄舉士人皆崇尚經術重惜操履風俗丕變矣朝廷若不能行此保舉之法其次莫若修學校之法以取之臣伏見自慶曆以來天下諸州雖立學校大抵多取丁憂及停閑官員以為師長藉其供給以

傳家集卷學

章奏二十三

七

展私惠聚在任官員及井市豪民子弟十數人遊戲其間坐耗糧食未嘗講習修謹之士多恥而不入間有二千石自謂能興學者不過盛修室屋增置莊產廣積糧儲多聚生徒以采虛名師長之人自謂能立教者不過謹其出入節其遊戲教以鈔節經史剽竊時文以夜繼晷習賦詩論策以取科名而已此豈先王立學之意邪於以修明聖道長育人材化民成俗固已疎矣臣欲乞自今天下州學只許置教授一人委本州長吏於本處命官中選擇無過犯有節行能講說為眾所服者舉奏補充若本州無人則奏乞下銓司選差委銓司於見在銓選人內揀選進士明經諸科出身人歷任無贓私罪

能講說經書者奏補克逐州教授

仍令國子監應舉人試講說經書

初入學者並為外舍生唯赴聽講及公試外不得於學

中宿食其教授每日講書畢取在學諸生姓名書於籤

上雜置筭中抽取三人問以聽過書中疑義三條使對

衆解說通者置簿記錄粗者不問不者有罰每月中兩

次公試各試所習舉業委教授考校定優劣等第具姓

名出榜示訖亦置簿記錄其有過犯者小過則罰錢中

過則降等

謂自內舍高等降為中等中等降為初等初等降為外舍生外舍生無等可降者動出學

大過則斥出學亦置簿記錄每遇春秋釋奠並委教授

選擇外舍生到學及半年以上自前次釋奠以來說書

多通公試多在優等

姓名近上即為優等

過犯情輕少即升入內

傳家集卷四

章奏二十三

八

舍為初等生始聽於學中宿食又選擇初等生升為中

等生中等生升為高等生皆如外舍生之法其有二人

已上比較難決者即特令說書及說所業以決之皆須

具狀申本州委知州通判更加審覆委得公當然後給

牒補之女後來有過降等者其牒即行抽取毀抹其教

授選擇糾舉升降等第若有不公委知州通判覺察取

勘聞奏乞行衝替其開封府舉人舊無府學並令寓教

於國子監其國子監舉人須實是品官子弟方得依條

入學其教試選升之法並與外州同以直講比教授判

監同判監比知州通判凡國子監開封府及諸州軍內

舍高等生額並用本處解額之半

解額有奇數者入高等生額假若解額三

人則以二人其中等倍高等初等倍中等若人數未足
爲高等生額則闕之不得溢額補人若遇詔下開貢舉委本處判監
同判監知州通判截自其日勘會高等生補及半年以
上者具姓名結罪保明聞奏開封府舉人只委判監同判監保明仍給與
公憑許令免解直就省試其高等生占不盡解額方許
本處其餘舉人取解其中等初等生於取解時仍別立
號常比其餘舉人多取分數所有高等生至省試亦別
立號每七人中取一人奏名如此則舉人亦稍嚮經術
敦行義矣夫經術深淺非程試所能知行義美惡非朝
夕所能察今使之處於學校經二三年累經選擇升至
高等又占解額妨衆人進取之路若其行義少有過差
必不爲衆人所容矣由此觀之其高等生經術則講說
常通文藝則屢入優等過犯則全然輕少行義則爲衆
所服比之糊名謄錄考其一日所試賦詩論策偶有所
長而取之者相去遠矣况近年舉人或一無行能橫遇
恩澤幸得免解者不可勝數今高等生行能如此裁免
一解豈足惜哉此學校之法也若朝廷又不能如此只
於舊條之中毛舉數事微有更張則於取士之道並無
所益徒更煩苛不若悉循舊貫之爲愈也

議繫宮親人鏤應狀

治平元年上

先准嘉祐三年八月二日中書劄子供繫宮親授班行
人云右看詳繫宮親人並是三代食祿之家有人保

任方得克選比於工商雜類納財授官之人流品殊勝
其中固有奇才異行可以進用豈可止以連姻帝族遂
同賊私罪犯之人不得鑠廳應舉求諸義理全無意謂
欲乞今後應與宗室女爲親補轉班行者如別無事節
違礙科場條貫並許依其他武臣例鑠廳應舉以廣求
賢之路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四十

傳家集卷四

章奏二十三

十

蘇州府學教授浦起龍校字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四十一

後學桂林陳弘謀重訂

章奏二十四

論衙前劄子

治平四年九月上

臣伏見近者陛下特下詔書以州郡差役之煩使民無
敢力田積穀求致厚產至有遺親背義自求安全者令
中外臣庶條陳利害委官詳定以聞此誠堯舜之用心
生民之盛福也臣竊見頃歲國家以民間苦里正之役
廢罷里正置鄉戶衙前又以諸鄉貧富不同東鄉上戶
家業千貫亦爲里正西鄉上戶家業百貫亦爲里正應
副重難勞逸不均乃立定衙前人數每遇有關於一縣

傳家集卷四十一

章奏二十四

諸鄉中選物力最高者一戶補充行之到今已逾十年
民間貧困愈甚於舊議者以爲一州一縣利害各殊今
一槩立法未能盡善又里正止管催稅人所願爲衙前
所管官物乃有破壞家產者然則民之所苦不在衙前
不在里正今廢里正而存衙前是廢其所樂而存其所
苦也又鄉者每鄉止有里正一人借使有上等十戶一
戶應役則九戶休息可以晏然無事專意營生其所以
勞逸不均蓋由衙前一槩差遣不以家業所直爲準若
使直千貫者應副十分重難直百貫者應副一分重難
則自然均平今乃將一縣諸鄉混同爲一選物力最高
者差充衙前如此則有物力人戶常充重役自非家計

淪落則永無休息之期矣有司但知選差富戶爲抑強扶弱寬假貧民殊不知富者既盡賦役不歸於貧者將安適矣借使今日家產直十萬者充衙前數年之後十萬者盡則九萬者必當之矣九萬者盡則八萬者必當之矣自非磨滅消耗至於困窮而爲盜賊無所止矣故置鄉戶衙前以來民益困乏不敢營生富者返不如貧貧者不敢求富日削月朘有減無增以此爲富民之術不亦踈乎臣嘗行於村落見農民生具之微而問其故皆言不敢爲也今欲多種一桑多置一牛蓄二年之糧藏十足之帛鄰里已目爲富室指扶以爲衙前矣況敢益田疇葺廬舍乎臣聞其言怒焉傷心安有聖帝在上

四方無事而立法使民不敢爲久生之計乎凡爲國者患在見目前之利不思永久之害故初置鄉戶衙前之時人未見其患及今然後知之若因循不改日益久則患益深矣臣愚欲望聖慈特降指揮下諸路州縣相度上件里正衙前與鄉戶衙前各具利害奏聞隨其所便別立條法務令百姓敢營生計則家給人足庶幾可望矣

言橫山劄子

治平四年九月十七日上

臣竊聞陝西邊臣有上言欲招納趙諒祚國內人戶漸圖進取者臣竊惟諒祚驕僭之罪宜伏天誅爲日固久今國家新遭大憂陛下初承寶命公私困匱軍政未講

恐征伐四夷之事未易輕議也況諒祚雖內懷桀驁而
外存臣禮方遣使者奉表弔祭尚未還國而遽令邊臣
誘納其亡叛之民臣恐未足以虧損諒祚而失王者之
體多矣伏望陛下且以拊循百姓為先以征伐四夷為
後速詔邊臣務敦大信勿納亡叛專謹斥候防其侵軼
而已俟諒祚咎惡既熟中國兵穀有餘然後奉辭伐罪
不為晚也

論橫山疏

治平四年九月二十四日上

月日具位臣光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聞王者之
於戎狄或懷之以德或震之以威要在使之不犯邊境
中國獲安則善矣不必以踰蔥嶺誅大宛絕沙漠禽頡

傳家集卷四十一

章奏二十四

三

利然後為快也竊聞有邊臣言趙諒祚部將輕泥嚙側
欲以橫山之眾攻取諒祚歸命聖德朝廷已有指揮許
令招納臣近者雖曾論列以為非宜尚懼語言踈略未
盡本末不敢不再為陛下陳之今進謀者但言其利不
言其害臣請試言其害雖逆盛意願陛下勿遽加棄置
略賜周覽與進謀者參校其是非焉臣聞戎狄之俗自
為兒童則習騎射父子兄弟相與羣處未嘗講仁義禮
樂之言也唯以詐謀攻戰相尚而已故其民習於用兵
善忍饑渴能受辛苦樂鬪死而恥病終此中國之民所
不能為也是以聖王與之校德則有天地之殊與之校
力則未能保其必勝也以舜禹之明征三苗而三旬逆

命商高宗之賢伐鬼方三年乃克漢高祖之雄傑爲冒頓所圍七日不火食國朝以太宗之英武北舉河東南取闕浙若拾地芥加之猛將如雲謀臣如雨天下新平民未忘戰當是之時繼遷背誕太宗以鄭文寶爲陝西轉運使用其計策假之威權以討之十有餘年卒不能克發關中之民飛芻輓粟以饋靈州及清遠軍爲虜所鈔略及經沙磧饑渴死者什七八白骨蔽野號哭滿道長老至今言之猶歔歔酸鼻及真宗即位會繼遷爲羅潘友所殺真宗因洗滌其罪弔撫其孤賜之節鉞使長不毛之地訖于天聖明道四十餘年爲不侵不叛之臣關中戶口滋息農桑豐富由是觀之征伐之與懷柔利

害易見矣及元昊背恩國家發兵調賦以供邊役關中旣竭延及四方東自海岱南踰江淮占籍之民無不蕭然苦於科斂自其始叛以至納款纔五年耳天下困敝至今未復仁宗屈已賜以誓誥冊爲國主歲與之物凡二十五萬豈以其罪不足誅而功可賞哉計不得已也

蘇者諒祚雖時有偃蹇禮節不備或誘掠熟戶驚擾邊民然猶稱臣奉貢未敢顯然自絕也今乃誘其叛臣以圖之縱使誠能梟諒祚之首復靈夏之土以王者之兵言之猶可恥也況其成敗未可知乎臣恐邊事之興生民之苦由此而始也王者之於諸侯叛則討之服則撫之是以諸侯懷德畏討莫不率從去歲諒祚攻大順城

殺掠吏民今春朝貢之使不以時至當是時不能討也
今朝廷既赦其罪與其賜物受其使者納其貢獻又從
而誘其叛臣激其忿心是常欲其叛而不欲其服也信
義賞罰將安在乎議者或以爲彼誘我民我誘彼臣何
爲不可是特閭閻小人之語非知國家大體者也彼僻
陋小羌竊誘我民以益其衆乃欲以天子億兆之富而
效其所爲邪譬如鄰人竊己之財已以正議責之可也
豈可復竊彼之財以相報邪臣聞諒祚陰蓄姦謀爲日
固久招納不逞之人以爲謀主誘脅熟戶以撤中國之
藩籬常有據關中窺河東之心雖未必能然若縱其毒
蠱亦足以爲亭鄣之患未可以小種之羌孱弱之人待

之也國家不幸比遭大憂帑藏空竭關中之民自經西
事以來仍苦鐵錢財力彫敝熟戶屢經殺掠亡失太半
縱其在者亦懷貳心非復得如景祐寶元之時也當此
之際陛下深詔邊吏敦信誓保分界嚴守備月斥候以
待之猶懼諒祚狼子野心不識恩義乘我釁隙侵噬疆
場又況彼不動而擾之不來而召之乎臣又聞虜中間
謀所在甚多中國動靜毫髮皆知其嚙側自程戡在廊
延時已有聲聞云欲歸降自是至今已經數年朝廷屢
召邊臣與之謀議外人往往知之亦有邸吏傳報四方
安有虜中獨不覺寤寂然無事曾無誅討之意乎臣竊
疑其內挾詐謀未可信也或者諒祚久懷逆計以朝廷

待之恩禮優厚無因而發故遣其部將詐降以卜之若朝廷受之則將歸曲而責直得以爲背叛之名或者使其部將詐言勢孤力微不能獨制諒祚乞朝廷遣將出師爲助而陰設伏兵以徼大利此二者皆未可知也若萬一有之則今日受之正墮其計中矣縱使嚙側實有降心蓋亦私有忿恨或別負罪惡反側不安欲倚大國之威以逼其主其所部之民未必肯盡從也雖其自言權勢之強甲兵之盛有謀善戰爲民所附蓋欲自誇以求售耳未必然也借令實能舉兵以與諒祚爲敵戰而勝之則是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也若其不勝必引其餘衆南奔中國諒祚悉其境內之兵以追之怒氣直辭長驅入塞當是之時非口舌文移所能解也臣恐朝廷不惟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嚙側也若嚙側餘衆無幾猶可以縛而送之以緩諒祚之兵然形迹已露諒祚必叛無疑也若嚙側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不肯如山遇束手就死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更爲中國之患未有涯也陛下不見侯景之事乎臣聞羽翼未成不可以高飛近者未悅不可以來遠自堯舜禹湯文武之王下至齊桓晉文之霸未有不先治其內而能立功於外者也故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今陛下新即大位尚未逾年朝廷之政未盡修也封域之中未盡治也內

郡無一年之蓄左帑無累月之財民間貧困十室九空
小有水旱則化爲流殍承平日久戎事不講將帥乏人
士卒驕惰上下姑息有如兒戲教閱稍煩則愠對怨望
給賜小稽則揚言不遜被甲行數十里則喘汗不進遇
鄉邑小盜則望塵奔北此乃衆人所共知非臣敢爲欺
罔也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知己一勝一
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陛下視今天下如此而欲
謀境外之事起兵革之端挑陸梁之虜冀難立之功此
臣所爲寒心者也爲今之計莫若收拔賢俊隨材受任
以舉百職有功必賞有罪必罰以修庶政慎擇監司澄
清守令以安百姓屏絕浮費沙汰冗食以實倉庫詢訪

智略察驗武勇以選將帥申明階級翦戮桀黠以立軍
法料簡驍銳罷去羸老以練士卒完整犀利變更苦窳
以精器械俟百職既舉庶政既修百姓既安倉庫既實
將帥既選軍法既立士卒既練器械既精然後惟陛下
之所欲爲復靈夏取瓜沙平幽薊收蔚朔無不可也今
八者未有其一而欲納邊吏之狂謀信黠虜之詭辭臣
恐不能得其降者數百而虜騎大至覆軍殺將邊城晝
閉朝廷乃爲之宵衣旰食焦心勞思興兵運財以救其
急使天下愁困如康定慶曆之時已而卒無可奈何然
後忍恥以招之卑辭以諭之尊其名以悅之增其賂以
求之其爲損也不亦多乎斯乃國之大事安危所繫非

特邊境之憂而已願陛下深留聖思勿爲後悔乃天下之福也彼進謀者皆非實能爲國家斬將搃旗拓土闢境建衛霍甘陳之功也但以利口長舌虛辭大言一時誑惑聖聰欲盜陛下之官職耳佗曰國家有患不預其憂是豈可哉凡邊境有事則將帥遷官士卒受賞無事則上下寂寂無因徼幸此乃人臣之利非國家之利陛下不可不察也

言橫山上殿劄子

治平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臣近曾上言趙諒祚即今稱臣奉貢朝廷不宜納其叛臣以與邊事未審聖意以爲如何臣之所言非謂諒祚無罪不可討也又非能保其不叛也但以國家今日內政未修不可遽謀外事故也伏望陛下察臣所言八事舉百職修庶政安百姓實倉庫選將帥立軍法練士卒精器械然後觀四夷之釁亂者取之亡者侮之何患不能復大禹之故迹雪祖宗之宿憤也

論不得言赦前事上殿劄子

治平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臣伏觀今月二十二日手詔應官吏黎庶犯罪在赦前者並依前後勅條施行內外言事按察官司更不得依前舉劾具案取旨如違並科違制之罪者臣竊惟按察之官以赦前事興起獄訟枉繫平民及以輕淺之罪奏乞不原聖恩禁之誠爲大善至於言事之官事體稍異恐難以一例指揮何則御史之職本以繩案百僚糾擿

姦邪姦邪之狀固非一日所爲國家素尚寬仁數下赦令或一歲之間至于再三若赦前之事皆不得言則其可言者無幾矣萬一有姦邪之臣朝廷不知誤加進用御史欲言則違今日之詔若其不言則陛下何從知之臣恐因此言者得以箝口偷安姦邪得以放心不懼此乃人臣之至幸而非國家之長利也伏望聖慈追改前詔除去言事兩字勿使羣臣得以壅蔽聰明也

言張方平劄子

治平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上

臣伏見陛下用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參知政事方平文章之外更無所長姦邪貪猥衆所共知兩府大臣繫國安危苟非其人爲害不細臣職在繩糾不敢塞嘿伏望聖慈追寢方平新命以協輿論

傳家集卷四十一

章奏二十四

九

言張方平第二劄子

治平四年十一月一日上

臣近曾上言張方平參知政事不協衆望臣識淺材下其言固不足采彛者仁宗時包拯最名公直與臺諫官共言方平姦邪貪猥事迹甚多陛下儻欲知方平爲賢爲不肖乞盡令檢取包拯等言方平章奏及開封府陳升之兩處推勘劉保衡公案并方平在秦州所奏邊上事宜狀即知臣所言非一人之私論也今所言之事尚未蒙施行尋聞除臣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若臣所言果是則方平當罷政事若其非是則臣爲譖毀忠賢亦當遠貶今兩無所問而臣復遷翰林仍加美職臣誠愚

情未曉所謂伏望聖慈察臣前言方平事爲是爲非早賜施行所有新命未敢祇受

除兼侍讀學士乞先次上殿劄子

治平四年十月二日上

臣累日前曾上殿論列張方平事後來續聞除臣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臣智識頑闇不達聖心以爲朝廷大政必當辨是與非人臣事君不可辭難就易是以不勝狂狷復有奏陳伏蒙聖恩曲賜手詔過加獎待諭以至意溫密織悉提耳諄諄臣雖木石亦將開悟況含血氣得爲人類自咎愚迷九死難贖伏地流汗無所容入愧感之極涕泗滂沱誠宜即時奔赴闕廷祇受詔命然臣尚有私懇須當面陳欲望聖恩先許上殿敷奏稟取聖旨然後退受勅告不勝死生幸甚

傳家集卷四十一

章奏二十四

十一

乞免翰林學士劄子

治平四年十月二日上

臣今日上殿曾有敷奏以聖旨令讀資治通鑑其書卷帙尚少須至日逐接續編修史籍煩多恐難以應副禁林文字乞免翰林學士一職伏蒙聖恩宣諭但令權免學士院文字臣退自惟念若取學士之名以自榮而不供學士之職竊位素餐孰甚於此在臣愚分深不自安況侍讀學士與翰林學士資序一同俸給仍優伏望聖慈俯賜矜察許臣只以侍讀學士專修資治通鑑如此則材器稍宜職業無曠遂其私願粗免愧心不勝幸甚

取進止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四十一

蘇州府學教授浦起龍校字

傳家集卷四十一

章
癸二十四

十一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四十二

後學桂林陳弘謀重訂

章奏二十五

辭免館伴劄子

熙寧元年三月廿一日上

臣近爲差館伴北朝人使曾進狀辭免今日蒙聖恩差中使宣諭以人使將至有合商量事節令臣不得辭免早詣中書樞密院看詳文字者臣竊惟館伴北使乃兩制常程差遣臣所以輒違詔旨再三固辭者非敢避事偷安誠以人之才性各有能否不可牽強陛下以臣講讀經史粗有可采而使之應對賓客此實非臣所長夫以鄭國區區將有諸侯之事猶使裨謔草創世叔討論

傳家集卷四十二

章奏二十五

一

子羽修飾子產潤色然後接四方之賓客故鮮有敗事況聖朝包戈偃革專以文德懷撫北夷信使往來議論國事折衝禦侮呼吸成變一言差忒實繫安危臣豈敢不自揣量妄居其任臣竊以名犯北朝諱元不曾接伴亦不曾奉使兩朝事體正如牆面虜中情僞分毫不知加以稟性昏戇遇事褊直今若使之館伴恐語言之際必有遺忘差錯或漏泄機事或抵觸使人萬一如此以貽朝廷之憂雖加臣以重誅終無所益伏望聖慈矜察於兩制中別選差才敏之人館伴北使貴無闕誤

辭免裁減國用劄子

熙寧元年七月三日上明
日有旨只委三司差官管

臣近曾乞別選差官裁減國用奉聖旨不許辭免臣以非才叨忝美職月受厚俸常自愧恐無有報稱若果能有益於國臣何敢辭竊惟方今國用所以不足者在於用度太奢賞賜不節宗室繁多官職冗濫軍旅不精此五者必須陛下與兩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其患力救其弊積以歲月庶幾有效固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減也若但欲知慶曆二年裁減國用制度比見今支費不同數目只下三司令供析聞奏立可盡見臣愚以為不必更差官置局專領此事況臣所修資治通鑑委實文字浩大朝夕少暇難以更兼錢穀差遣

請不受尊號劄子

熙寧元年七月十七日上

傳家集卷四十一

章奏二十五

二

臣今月十七日准內降曾公亮等上尊號第三表檢會舊例合降不允批答已具膀子審取聖旨去訖臣竊惟上尊號之禮非先王令典起於唐武后中宗之世遂為故事因循至今伏見太祖開寶元年羣臣上尊號有一統太平字太祖以燕晉未平却而不受以是見聖人之志苟無其實終不肯有其名也太宗端拱二年詔目前所加尊號盡從省去且曰以理言之皇帝二字亦未可兼稱朕欲稱王但不可與諸子同耳羣臣懇請乃受法天崇道四字而已其後終身遂不復增益先帝治平二年辭尊號不受天下莫不稱頌聖德不幸次年有諂諛之臣建言國家與契丹常有往來書彼有尊號中國獨

無臣為深恥於是羣臣復以非時上尊號論者甚為朝廷惜之昔漢文帝遺單于書以尺一牘單于答以尺二寸牘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未聞文帝復為勝大之名以加之也學者至今稱文帝謙德之美未嘗以為可恥也此乃不識大體之言誠不足信耳今羣臣以故事上尊號臣愚以為陛下聰明睿智雖宜享有鴻名然踐祚未久又在亮陰之中考之事體似未宜受陛下誠能斷以聖意推而不居既不允所請仍令更不得上表則頌歎之聲將洋溢四海此所謂一謙四益後其身而身先可以捨虛名而得實譽者也伏望陛下更加詳擇

傳家集卷四十一

章奏二十五

三

手詔

覽卿來奏深諒忠誠朕方以頻日淫雨甲申地震天威彰著日虞傾禍實憂被此鴻名有慙面目況在亮陰亦難當是盛典誠如卿言今已批降指揮可善為答辭使中外知朕至誠實乃內顧慚懼非是欺眾以邀虛名

批答

省表具之朕荷祖宗之休撫有四海永惟燭理之不明舉措之美報不中元元因窮未獲厥所夙夜悼懼如涉春冰屬昭告成功自營福祿也羣公卿士猥見褒譽欲歸以溢美增其徽稱抗章勤請至於再三朕乏馨香之德不能媚於神祇乃甲申地震淫雨為災天威彰著日虞罪瀚尚何諒開哀素未忘鴻名之敢當心焉愧惕流汗霑足非所致聞宜體予至誠勿復為奏所請宜不允仍斷來請

乞聽宰臣等辭免郊賜劄子

熙寧元年八月九日上

臣伏觀宰臣曾公亮等奏以河朔蓄沴調用繁冗欲望

將來大禮畢兩府臣寮更不賜銀絹奉聖旨送學士院取旨議者或以爲兩府所賜無多納之不足以富國而於待遇大臣之禮太薄頗爲傷體臣愚竊以爲不然古者冢宰制國用視年之豐耗量入以爲出固不可於饑饉之時守豐登之法也是故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明君臣上下皆當深自貶損以救民急也臣竊惟國家帑藏素已空虛重以今歲河北之地災害特甚蠲者慶曆之末河決商胡民田雖傷官倉無損而河北父子相食饑殍蔽野今河決之外加以地震官府民居蕩爲糞壤繼以霖雨倉粟腐朽軍食且乏何暇及民冬春之交民必大困甚於慶曆之時

國家豈可坐而視之不加賑救乎況復城櫓須修河防應塞百役並興所費不貲當此之際朝廷上下安得不同心協力痛加裁損以徇一方之急凡宣布惠澤則宜以在下爲先樽節用度則宜以在上爲始今欲裁損諸費不先於貴者近者則踈遠之人安肯甘心而無怨乎必若爲臣有大勲於天下雖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何爲不可若止因郊禮陪位而受數百萬之賞臣竊有所不安矣臣前所謂賞賜無節者此亦其一也雖臣下不辭猶應裁減況其自辭裁之何損乎儻若但務因循姑息度日欲裁損乘輿供奉之物則曰減於制度大爲削弱非所以華國欲裁損大臣無功之賞則曰所減無多虧

傷大體非所以養賢欲裁損羣下浮冗之費則曰人情不悅恐致生事非所以安衆如此則是國用永無可省之日下民永無蘇息之期必至於涸竭窮極然後止也且君子之所尚者義也小人之所徇者利也爲國者當以義褻君子以利悅小人今大臣以災害之故辭錫賚以佐百姓之急義之可褻者也陛下從而聽之乃所以爲厚非所以爲薄也雖然兩府銀絹止於二萬匹兩未足以救今日之災又國家舊制每遇郊禋大賚四海下逮行伍無不霑洽不可於公卿大夫全無賜予臣愚以爲文臣自大兩省以上武臣及宗室自正任刺史以上內臣自押班以上將來大禮畢所賜並宜減半俟他年豐稔自依舊制其文武朝臣以下一切更不減似爲酌中臣亦知此物未能富國誠冀國家因此漸思減損其餘浮費自今日爲始耳臣素愚戇識慮膚淺所言者皆目前之實狀非竒偉之高論也伏望陛下更賜裁察若果有可取乞斷自聖志勿爲衆言所移則天下幸甚

舉諫官劄子

熙寧元年八月十一日上

臣今日面奉聖旨令臣采訪可爲諫官者密具姓名聞奏臣辭不獲命退而惶恐默自思忖凡擇言事官當以三事爲先第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次則曉知治體具此三者誠亦難材臣愚何足以識別賢能竊謂已試之人差爲可信伏見三司鹽鐵副使呂誨累居言職

不畏強禦再經謫降執節不回侍御史呂景外貌和厚
內守堅正見得知恥臨義不疑於臣所知之中此兩人
似堪其選更乞陛下博訪衆臣裁以聖意

論召陝西邊臣劄子

熙寧二年六月

臣竊任御史中丞日聞國家招納夏國降民曾上言方
今百職未舉庶政未修百姓未安倉庫未實將帥未選
軍法未立士卒未練器械未精八事不完不可興兵智
慮迂踈不合聖心俄而种諤等起綏州之役楊定爲夏
虜所殺陝西騷然困於餽戍朝廷悔前之失故謫降种
諤等以謝夏虜再三招撫方能得其稱臣奉表復遵舊
約朝廷特遣使者以誓詔册命及金帛雜物賜之尚未

傳家集卷四十一

章奏二十五

六

返命今竊聞陛下復召种諤等詣闕引對不知陛下欲
何所興爲中外聞者無不寒心夫布衣不守信義猶見
輕於鄉黨況王者臨御四夷當叛則威之服則懷之使
信義之明皎如日月若戎狄幸而臣服無故擾之及其
背誕則從而嫗煦之得其臣服又從而擾之其於信義
威懷如何哉國家以信義臣畜戎狄百有餘年前日种
諤等舉而棄之興兵掩其不備以邀一時之功僅能得
不食之地百餘里飢虜萬餘人耳今地則歸之虜庭民
則逃散略盡朝廷有何所得而發兵守衛轉粟饋餉公
私之費以鉅萬計其爲失策豈不昭然今瘡痍未復憂
患未弭臣前所言八事一無所修虜疑忌中國警備已

嚴怨毒之心蓄而未發諤等乃欲復爲前日所爲臣見其無復綏州之功而必有大敗覆沒之事兵連禍結不可解救公私困竭盜賊將生此乃社稷之憂非獨邊鄙之患也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伏望陛下留神深念至于再至于三當先修內政未可輕議用兵實天下幸甚

論風俗劄子

熙寧二年六月上

臣聞國之致治在於審官官之得人在於選士士之嚮道在於立教教之歸正在於擇術是知選士者治亂之樞機風俗之根原也竊見近歲公卿大夫好爲高奇之論喜誦老莊之言流及科場亦相習尚新進後生未知

傳家集卷四十一

章奏二十一

七

臧否口傳耳剽翕然成風至有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爲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爲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循守注疏者謂之腐儒穿鑿臆說者謂之精義且性者子貢之所不及命者孔子之所罕言今之舉人發口秉筆先論性命乃至流蕩忘返遂入老莊縱虛無之談騁荒唐之辭以此欺惑考官獵取名第祿利所在衆心所趨如水赴壑不可禁遏彼老莊棄仁義而絕禮學非堯舜而薄周孔死生不以爲憂存亡不以爲患乃匹夫獨行之私言非國家教人之正術也魏之何晏晉之王衍相與祖述其道宅心

事外選舉者以此爲賢仕宦者以此爲業遂使紀綱大壞胡夷並興生民塗炭神州陸沈今若於選士之際用此爲術臣懼向去任官之士皆何晏王衍之徒則政事安得不隳風俗安得不壞正始永嘉之弊將復見於今矣伏望朝廷特下詔書以此戒勵内外公卿大夫仍指揮禮部貢院豫先曉示進士將來程試若有僻經妄說其言涉老莊者雖復文辭高妙亦行黜落庶幾不至疑誤後學敗亂風俗

論責降劉述等劄子

熙寧二年八月十一日上

臣竊聞知雜御史劉述集賢校理丁諷審刑詳議官王師元皆以執守謀殺刑名差官取勘侍御史劉琦錢顛

傳家集卷四十一

章奏二十五

八

皆以論列政府公事除員外郎降監酒稅中外聞之無不驚愕臣聞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此古今之通義人臣之大節也彼謀殺已傷自首刑名天下皆知其非今朝廷旣違衆議而行之又罪守官之人臣恐重失天下之心也夫繼食鷹鷄求其鷲也鷲而烹之將何用哉陛下踐阼以來待臣下以寬仁至如皮公弼陛下明知其貪閭充國陛下明知其猥也二人皆以知縣權發遣三司判官公事及得罪而出皆爲知州今琦顛所坐不過狂直止以迂犯大臣遂降爲監當然則狂直之罪重於貪猥得罪大臣甚於得罪陛下也臣不勝拳拳竊恐來者側目箝口以言爲

諱威福移於臣下聰明有所壅蔽非國家之福也臣備位近臣親被明詔覩朝廷政事之闕不敢不言伏望聖慈深察愚衷早賜指揮赦劉述等更不取勘其劉琦等別除一般資序差遣庶幾稍息羣議

再舉諫官劄子

熙寧二年十月七日上

臣昨日面奉聖旨令臣采訪可任諫官者密具姓名聞奏臣竊見龍圖閣直學士陳薦舊事陛下於藩邸其忠厚質直陛下必素知之直吏館蘇軾制策入優等文學富瞻曉達時務勁直敢言職方員外郎王元規自少至長志操堅正所居之官皆著風迹集賢校理趙彥若師民之子強學懿行不減於父平居恂恂如不勝衣遇事剛勁人莫能奪此四人者臣所素知竊謂可備諫職伏乞聖明更賜裁擇

乞優賞宋昌言劄子

熙寧二年十月七日上

臣聞國家大政在於賞罰若賞罰明當功無不成臣去冬奉勅與張茂則相度二股河及生隄利害當時都水監丞宋昌言建議欲於二股河口西岸新灘上置立上約擬攔水勢令入東流候向去東流漸深北流淤淺即閉塞斷北流放出御河胡蘆河下流以除恩冀深瀛以西諸州軍水患臣等因得其言尋具此利害奏聞蒙朝廷聽許令修置上約自後昌言同列提舉修生隄者以策非已出百端沮毀以爲二股河必不可成不如併力

修生隄及李立之赴闕上殿所言陛下所親聞也賴陛下聖明斷在不疑必使之修置上約今秋擗攔得水勢一併入東流其北流尋已閉斷雖頗漂溺損近東滄德等州民田廬舍然恩冀深瀛以西州軍蒙利亦爲不少其宋昌言不可謂之無功今若與同列稱二股河不可成者一例受賞臣竊恐當官之人覩之無所沮勸況昌言因去歲職當在外河決棗強獨奪一官今若止復舊官則是衆人受賞而昌言獨不得賞也設使曠者修置上約不成或背了二股併入北流其同列豈肯分昌言之罪伏望聖慈察昌言建議之功特與復舊官外更與董役之人等第別加酬獎庶使向去用心向公者知朝廷必不負之也

傳家集卷四十一

章奏二十五

十

再乞資蔭人試經義劄子

熙寧三年二月六日上

臣先曾起請應資蔭出身人初授差遣者更不試詩只委審官院流內銓試孝經論語大義共三道仍令主判臣僚更將所對義面加詢問若義理精通者特保明聞奏優與差遣稍通者依常調不通者且令修學候一年外再試必須試中方得出官若年四十以上聽依舊制只寫家狀讀律自後不蒙朝廷施行臣今復差知審官院竊見資蔭人初授差遣者令試詩一首實爲無益不惟其間有牆面者假手於人徒長姦僞就使自作詩得如曹劉沈宋其於立身治民有何所用古者二帝三

王皆立太學之官以教公卿大夫子弟其故何哉蓋以
其人將嗣守官業苟無德行道藝則必害及於民故也
今若欲使公卿大夫子弟盡肄業於大學則其父兄不
常在京師固難齊壹若但使之習業於家而考拔於初
授差遣之際業不習者不得出官則不煩勸督而人人
自勉於學矣此乃事之易行者也嚮若使之盡通詩書
禮樂則中材以下或有所不及今但使之習孝經論語
黨能盡期年之功則無不精熟矣此乃業之易習者也
然孝經論語其文雖不多而立身治國之道盡在其中
就使學者不能踐履亦知天下有周公孔子仁義禮樂
其為益也豈可與一首律詩為比哉臣竊以為茲事用
力不勤更張甚易而為益稍大別無所損伏望聖慈詳
察或有可取乞檢臣前奏特賜施行

乞不揀退軍置淮南劄子

熙寧三年二月十一日上

臣竊聞道塗之言未審虛實或云朝廷欲揀在京禁軍
年四十五以上微有呈切者盡減下請給并其妻孥徙
置淮南以就糧食若實有此議臣竊以為非宜何則在
京禁軍及其家屬率皆生長京師親姻聯布安居樂業
衣食縣官為日固久年四十五未為衰老微有呈切尚
任征役一旦別無罪負減其請給徙之淮南是橫遭降
配也諸軍之內沙汰甚多必恐人情惶惑大致愁怨雖
國家承平無事綱紀具張此屬恟恟不安亦無能為患

然詔書一下若萬一有道路流言驚動百姓朝廷欲姑務省事復爲收還則頓失威重向去無以復號令驕兵若遂推而行之則衆怒難犯專欲難成意外之變不可不防梁室分魏博之兵致張彥之亂此近事之可鑑者也故臣願朝廷更當深思熟議未宜遽下此詔也夫水未至而虛爲之防水雖不至亦無所害謂水不足憂而不爲之防一旦水至則防無所及矣故君子貴於思患而豫防之也且國家竭天下之財養長征兵士本欲備禦邊陲今淮南非用武之地而多屯禁兵坐費衣食是養無用之兵實諸無用之地也又使邊陲常無事則已異日或小有警急主兵之臣必爭求益兵京師之兵既

傳家集卷四十一

章奏二十五

十一

少必須使者四出大加招募廣爲揀選將數倍多於今日所退之兵舊兵尚請衣糧未去而新兵更添衣糧是棄已教閱經戰之兵而收市井眇畝之人本欲減冗兵而冗兵更多本欲省大費而大費更廣竊恐非計之得者也臣愚伏願朝廷且依舊法每歲減禁軍有不任征戰者減充小分小分復不任執役者放充百姓聽其自便在京居止但勿使老病者尚占名籍虛費衣糧人情既安於所習皆無怨嗟國家又得其力用不爲虛設冗兵既去大費自省在理甚明於事爲便臣備位近臣茲事繫國安危不敢不言

熙寧元年八月十一日邇英進讀已上問河北災變何以救之光對曰河北大水倉廩漂沒所難得者莫先於食朝廷若降金帛令配賣於民以糴穀則重增煩擾且禾稼蕩盡糴之亦無所得故饑饉之歲金帛無所用惟食不可一日無耳上曰已令漕五十萬石以賑之可足乎對曰臣聞瀛州所損有百五十萬石所漕者我能補瀛州三分之一耳上曰然則奈何對曰臣聞河北東西路水所不及州縣頗稔可糴又汴流未絕宜多漕江淮之穀以濟之上又問諫官難得人誰可者對曰臣賤官何敢薦人上固問之對曰臣倉猝不能記容臣退而密奏上因論治道言州縣長吏多不得人政府不能精擇

對曰人不易知天下三百餘州責其精擇誠難但能擇十八路監司使之擇所部知州而進退之知州擇所部知縣而進退之得人多矣今之提轉古方伯州牧之任繫一路休戚當慎擇天下賢才不可但取資叙及酬獎爲之也上又問兩府辭郊賚劄子何不呈對以同僚有假故上問茲事何如對曰臣已有奏狀臣所見止如此更乞博訪近臣裁以聖意上曰誰不同對曰獨臣有此愚見他人皆不以爲然上曰朕意亦與卿同聽其辭賞乃所以成其美非薄之也然減半無益大臣懇辭不若盡聽之對曰今郊賚下至卒伍皆有之而公卿更無恐於體未順上曰已有帶馬矣對曰求盡納者人臣之志

賜其半者人主之恩也後數日光與王珪禹王安石
介甫同進呈郊賚劄子於延和殿光言方今國用不足
災害薦臻節省冗費當自貴近爲始宜聽兩府辭賞爲
便介甫曰國家富有四海大臣郊賚所費無幾而惜不
之與未足富國徒傷大體昔常袞辭賜饌時議以爲袞
自知不能當辭祿今兩府辭郊賚正與此同耳且國用
不足非方今之急務也光曰常袞辭祿位猶知廉恥與
夫固位且貪祿者不猶愈乎國家自真廟之末用度不
足近歲尤甚何得言非急務邪介甫曰國用不足由未
得善理財之人故也光曰善理財之人不過頭會箕歛
以盡民財如此則百姓困窮流離爲盜豈國家之利耶

介甫曰此非善理財者也善理財者民不加賦而國用
饒光曰此乃桑弘羊欺漢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譏
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貨財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
間則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國用之饒不取於民將焉取
之果如所言武帝末年安得羣盜蜂起遣繡衣使者逐
捕之乎非民疲極而爲盜邪此言豈可據以爲實介甫
曰太祖時趙普等爲相賞賚或以萬數今郊賚匹兩不
過三千豈足爲多光曰普等運籌帷幄平定諸國賞以
萬數不亦宜乎今兩府助祭不過奏中嚴外辦沃盥奉
悅巾有何功勤而得比普等乎與介甫爭論久之禹王
曰司馬光言省費自貴近始光言是也王安石言所費

不多恐傷國體安石言亦是也惟陛下裁之上曰朕亦與司馬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可也是日適會介甫當制遂以上前所言意草批答引常袞事以責兩府兩府亦不復辭明日邇英講讀罷上獨留介甫與語兩府不敢先出以俟之至晡後乃出不數日介甫參知政事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四十二

蘇州府學教授浦起龍校字

傳家集卷四十二

章奏二十五

十五

